

第一章

需求：更多更便宜的香料

杂货商们陷入了极端的困境。
他们供应的香料已销售殆尽。
然而需求却空前之强劲。
杂货商们陷入了极端的困境。
个中必有原因。

.....

时不时到豪华的里茨饭店进餐的人，是不愿再回杰克·穆勒利酒馆吃那远近闻名的鲜鱼、咸肉、洋葱、菜豆大杂烩的。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和违警罪法庭的法官们公认的一条法则。当然，在迫不得已时，他们也只好以粗茶淡饭充饥了。然而，他们在绝望之前，是要竭尽全力保持其业已习惯了的高消费的。

公元之初的 10 个世纪里横扫西欧大片领土的野蛮人，吃喝很简单。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讲究吃喝。对他们说来，量是首要的，质是次要的。而西欧自上次历时长久的冰河期以来，实际上是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人们可以轻易地弄到一条木凳、一块油腻腻的兽肉和饮用不尽的水。

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但人太少，需要做的事却很多很多，可人们的精力都花在了日常琐事上。总而言之，人们花了 1000 年的时间才定居下来。事业成功了，西欧大地恢复了和平与安宁。老一辈人赢得了和平与安宁；年轻的一代人则开始了躁动和游荡。

这一躁动和游荡经历 10 个世纪，导致了又一次的动乱。然

西欧 狭义上指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的地区和附近岛屿，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通常又用以泛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而这时的西方人又再一次认可了唯一的统治者。他没有提出主宰世界的要求，但他的思想武器能够歼灭所有的瑞士雇佣兵。他的纸箭能够穿透最最坚固的城堡的围墙。

他那一丁点儿的不快，尤甚于皇帝或国王的战争威胁。

他有机敏的外交家和精明的政治家辅佐，得以将持续高涨的不安情绪引向切实可行的对外征服的道路；得以进行后来以十字军东征为名的那次向东的大迁徙。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往往被选作传奇文学的叙事主题。而如果将矛盾过分平庸化，我们就会忽略事物的真相。

古代世界是地中海人的世界。谁控制了那片宽阔的水域，谁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类生活的其他地区。

这是一大壮举。一小撮横行于西班牙半岛、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深水海湾，以及活跃于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埃及浅水岸边的海盗们，其只有望取得一时一地微不足道的胜利。

只有族群联合起来——千万年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产生了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巨大凝聚力——才能在广大区域内纵横自如。这些族群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危险：战争会给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带来重大的损失。

这样的壮举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只有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成了西方霸主，打败了波斯人不断的侵袭，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将敌人一直驱赶至印度河畔。

第二次发生在 200 年后。罗马人高度发扬民族精神，竭尽全力摧毁了迦太基的最后一座堡垒，最终才避免一场劫难，保住了家园。

而后，保有了 8 个多世纪的和平。

然而，622 年，亚洲在一位新教祖的旗帜下，再次准备进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次计划中的战斗规模是巨大的。穆罕默德大军的左翼占领了西班牙，其右翼则同时途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袭击君士坦丁堡。此时，基督教会的教皇惊恐万状，遂宣告进行圣战。

从军事观点看来，这场战争全然失败了，但其社会影响是巨

十字军东征(1096~1291)，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的侵略性远征。因东侵军队的衣服上均有红十字的标记 故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东征前后 8 次，历时近 200 年。

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意为新城，是古代非洲北部以迦太基城（遗址在今突尼斯湾）为中心的奴隶占有制国家。一般认为该城建于公元前 814 年。

大而深远的。罗马国消亡后，欧洲各国首次接触到几乎各方面均优于它们自己文明的另一种文明。十字军将士到东方去是为了杀戮异教徒、掠夺他们的财物。他们返回家园时带走的却是有关舒适、奢华的新观念，是对他们自己的贫乏、枯燥生活的深深的厌恶。

这种总体观念的突变，不久就反映在西方大陆人们的住宅、服饰、举止、娱乐方式和饮食上。

遵循着历代先辈习俗的老一代不断谈论着先辈的原始价值观。年轻人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他们到过“大城市”，见多识广。他们平静地等待着时机，一俟父母亡故，就赶忙重新布置客厅，雇佣外地厨子，送自己的孩子到附近城镇学习金融和制造业，并很快即能得到在泥里土里辛苦劳作 1000 年也积累不到的那份财产。

教会不高兴了。

这是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后果。

啊，这些班师归里的英雄们已不再具有其先辈们所特有的那种神圣的满腔热忱了！与朋友混熟了，就会漫不经心；而同敌人熟了，就会相互尊敬。

结果是教会的建筑物越来越简易，而私人的宅邸和装饰华丽的市政大楼则相继在各地出现。

我不说这是件好事，也不说这是件坏事，我只是说出事实。您若想得出什么结论，请自便。

与此同时，地中海另一边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宗教狂热程度（以杀戮俘虏的人数衡量对真主的爱）也大为下降了。总而言之，双方认识到了所处的困境，愿意妥协和解。而这妥协和解就意味着双方商人钱袋里都有了钱。

惨遭无数铁蹄践踏过的古贸易之路得到了修整，能耐长途跋涉的骆驼再次驮上货物往来于喀什加大马士革之间。威尼斯的轻便帆船和热那亚的大帆船又像从前一样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

因此，世间的一切均顺顺当当，一趟成功的东方贸易之旅所得的利润很快就从零上升到 400%。

大马士革 叙利亚首都，古代有“天国里的城市”之誉。位于叙利亚西南巴拉达河右岸。市区建在克辛山山坡上，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约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前。它以黎巴嫩的贝鲁特为出海口，同时又是贝鲁特与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货物转运点。

地中海，东西长约 4000 公里 南北最宽处大约为 1800 公里，面积 251.6 万平方公里，北为欧洲大陆，南为非洲大陆，东为亚洲大陆，是世界最大的陆间海。

波斯是伊朗的旧称。公元前 546 年后由居鲁士二世建立。大流士一世和他儿子色雷斯时期，帝国一度更名为安息，波斯帝国达到全盛时期。637 年，为阿拉伯帝国所灭。

然而，一件偶然发生的不起眼的小事往往会改变日后历史的整个面貌。13 世纪中叶，可怕的鞑靼人发动征战，从黑龙江到维斯图拉河的民众在这些龇牙咧嘴的小黄鬼蜂拥而至前，即莫名其妙地惊恐万状，四处逃逸。在这些逃逸者中有一小支游牧部落（至多二三百户人家）。这群人很早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亚洲腹地了，一直和和乎乎，繁衍生息。他们一直向西跑，都快到地中海了。这时他们听说危险已经过去，遂决定返回家园。他们在返回途中必须横渡幼发拉底河。然而，这时发生了意外事故。他们的头人坠马溺水而亡。仍滞留在河西岸的人们十分恐慌。他们认为这突发事件是老天爷明白无误的警告，于是请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当地。

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这些游牧牧羊人成了曾经友好接待他们的帝国的主人；又过了 30 年，他们成了伊斯兰世界公认的统治者，并开始了征讨历程，最终将他们的马尾战旗插上了维也纳城门，并使“土耳其人”这一词语日后世代代成了强悍凶蛮的代名词。

其实，这种穆斯林狂热的突然复发，如果只不过是种政治运动的话，倒也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一场极端的宗教狂飙却席卷了西亚的山山水水。穆罕默德死后的 6 个世纪里，他的信徒们原有的激情已然大力衰退。父辈的“信仰”固然很美好，但源于胡椒、桂皮和靛蓝交易的巨额利润也同样妙不可言。这种交易促使忠实的信徒同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交好。这是不幸的，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交易是交易，一个人进行交易时不能将基督徒拒之门外。

生活在乡村和偏僻山谷中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十分虔诚。在土耳其领导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鼓舞下，决定劝导其走入歧途的大城市的教友们改邪归正。

伊斯兰教的托钵僧们（伊斯兰世界的僧人们）跑遍了穆罕默德的国土。他们中有的人做祷告，有的人和乐而舞，有的人成天埋头忙碌，有的人整日嚎叫不息。但他们每个人都在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回归。

起先，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对此只是置之一笑。但这

些“极端的宗教狂们”非常认真。商人们很快就不再发笑了，而后不久，他们在其邻居遭谋杀身亡而受到警告后，也就开始只与其同教的人进行贸易活动了。

而这时正是欧洲人已习惯于食、用某些亚洲物品的时候。这样一来，供应就突然终止了。

当然，这不是在一天或在一个星期、或在一年里发生的事。但这会儿，这些 200 余年来一直大量源源不断向西输送的物品开始在欧洲市场慢慢消失了。投机商们囤积起可能获得的物品。价格开始暴涨，信贷撤销，支付得使用黄金。这在西方多少有点新鲜。中世纪的人们在其日常交易中，从未要求非付现金不可。人们居所邻近，鸡犬相闻，经常往来。一个人的猪肉同另一个人的鸡蛋交换，十分自然。这家修道院的蜂蜜完全可以同那家修道院的醋进行交换。

的确，外贸总是要使用相当数量的金币和银币的。几片咸猪肉和几桶盐已难使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们满足了。他们在委托吉达或亚丁的代理商发货前，要求支付威尼斯金币或银币。

而欧洲市场现在也开始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这事可就太成问题了。

金子这一似乎不把国家和教会放在眼里的、神秘的、黄灿灿的东西，也是要从海外进口的一种商品。欧洲有一些银矿，但在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山间发现的一点点黄金，根本不够供应投机商们日益活跃的投机买卖和香料商们的合法交易。

世间前所未见的、难以抑制的恶性循环出现了。公众购买欲的高涨——供应量的下降——物价急剧上涨——金、银货币使用的普遍化——可资供应的黄金越来越少——西亚和北非国家一个接一个落入凶残的异教徒之手——商路一条又一条被无限期关闭——新兴的，甚具活力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为自身的发展而战。

资本主义制度（根据当代大多数人对其内涵的理解或误解而使用这一词语）被指责犯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罪行。然而就连它的死敌也不能指控它懒惰，也难以否认它在危机时刻能够发挥出一种近乎神奇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在 14 世纪上半叶像是要毁掉西方的整个贸易。

巴格达，伊拉克首都。位于伊拉克中部。面积为 86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30 万。作为中世纪世界三大名城之一的巴格达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在阿拉伯语中，“巴格达”一词意为“神明所赐的恩物”。

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面积 18.5 万平方公里。首都大马士革，被誉为“天国里的城市”。

我上文提及过杂货商们的困境。他们不断提出抗议，嚷嚷得最凶。而欧洲的整个经济（说到底是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叙利亚和埃及（有史以来东西方贸易主要商路所穿越的两个国家）的确是在哥伦布死后许多年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会做生意的商人是不会坐等灾难降临之日到来的。他们要提前行动。

我们听说过许许多多有关现代商业大王精明伶俐的故事，并自以为是这个时代才产生出这么一批精明强干的人。我们往往相当盲目地想象着中世纪的商人，认为他们坐在一间四面不通风的小屋里，用一杆小天平称算银币，同时向两名书记员口授信稿（这样他可以保留信件的副本），不得等上半年才能收到维堡或诺夫哥罗德的代理商的回信。

然而，这犹如鸭子爱水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幸福时代爱好自娱自乐的人们想象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谬误之一而已。

公元 1927 年的世界实际上非常像公元 1427 年或公元 427 年的世界。这一世界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那么聪明，其他人简直就是大傻瓜。

这最后一种人（总是绝大多数）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第二种人懵懵懂懂，觉得应该干点什么，却对自己冒冒失失的想法感到害怕，结果是什么也不干。而第一种人（极少数）说干就干，大干特干。通往有利可图的东方之路渐渐关闭了，不要紧，他们于是向南、向西寻找新通道。当时要在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海域上航行，就像如今要乘飞机到月球上去旅行一样，希望渺茫。实际困难委实太多、太大，只有空想家才能去克服了。

当时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根据自己身上关节疼痛风湿病发作的情况，就能预报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当时有许多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能像我们看时间表一样观测天象。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冒险家，他们为了寻求些许刺激或是为了得到一罐金币而甘冒生命危险。

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却是另一类型的人：一位从《以斯拉启示录》（在我们的记忆中有谁曾阅读过这本叙述天堂、地狱和预言的庞杂古书吗？）中得到启示的奇才；一位毫不妥协要正式

签署保证他能抽取大洋彼岸领地上所发现的全部贵金属的十分之一契约的人；一位坚持要自称为“大洋司令”的爱慕虚荣的人；一位去世时身着破旧的圣芳济会修道士服装、穷困潦倒的不可思议的人。

《以斯拉启示录》，又译作《以斯拉记》，在基督教经典中是历代志的续篇，记述部分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故乡耶路撒冷的生活。

第二章 未知的世界



◎哥伦布像

哥伦布(约 1451~1506), 意大利航海家。他相信大地球形说, 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 先后 4 次出海远航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有“大西洋海军元帅”称。

他在热那亚的那些邻居们, 叫他克里斯, 认为他平平庸庸, 是个小傻瓜。从他的发现中获得无数财宝而又剥夺了他应得的奖赏的西班牙人, 叫他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先生。后来想起了委内瑞拉北部的丰饶的土地, 又加封了他一个虚有其名的委拉瓜公爵头衔。人们一般称他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将以此一称呼活跃在我们这一小小的故事里。

他生于 1446 年, 或 1447 年, 或 1448 年, 或 1449 年, 或 1450 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年, 这没有多大关系。他出生在热那亚, 或科戈莱托。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也没有关系。只是他那可怜的尸骨在不到 4 个世纪的时间里埋了又挖、挖了又埋, 来回倒腾了 7 次。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死不得安身, 葬亦无宁日。他所得到的奖赏是一副铁手铐和一口木头棺材。

哥伦布的父亲以毛织为业, 自己生产, 自己销售, 生意很好, 有能力让儿子上好学校。后来, 子承父业, 成了一个有名望的人, 并有了自己的家室——一代又一代, 亘古不变, 万世如此。

啊, 哥伦布并不非常人! 他属于这个世界, 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要钱——很多很多的钱——用以完成他的规划, 进行他的研究, 撰写他的书稿。他要人们知道: 他不是普通人, 他的勇气、信心和智慧将使他这个毛织匠的儿子同世上所有最有权势的帝王平起平坐。除此之外, 很难说他还有什么其他所求。

他在日常生活中显得非常木讷。可他却能仅依照自己设想出

的航海计划，导航一只漏水的小船穿越航海图上没有标出的海域；他却能诱导由一帮原是无法无天的盗贼和劫匪组成的水手们循规蹈矩，最终发现了他所要发现的东西；他却能时不时地忍饥挨渴、经受败血病的折磨；他却能比周围其他任何一个人睡得都少。毫无疑问，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来说，这些表现足以令其成名了。

有一件事，哥伦布没有做。他没有写点什么。这也许有点遗憾。但综而观之，我却认为这倒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组叙述“我如何发现新大陆”的文章，再配上几幅特有的瓜纳阿尼酋长的妻子们和女儿们的照片，那该多好！如果有篇由他签了字的“使我成为一名探险者的硬饼干”采访记，该多好！不，还是没有的好！我们对他的了解也许不像我们有时了解的那么多。但这却使我们避免用他一大堆的琐事掩盖他一生中最精彩之点的危险，那就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人们向西航行，不会像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翻出地球，将被热带的阳光烤焦；与之相反，人们将到达异教徒中国人的地方，并将能经过印度诸邦返回家园。

结果证明，问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片广袤的陆地隔开了欧洲的海洋和亚洲的海洋。然而，这不过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谁也难以预料。这也绝不会使这位寒酸的、饱经风霜的热那亚领航人所具有的荣耀黯然失色。因为他首先提出“能够向西航行”，并进行了实践。

比起我们这个时代，中世纪有一大优点：对自己的工作不仅要了解，而且要熟悉。这一点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良好品行，甚至是一个人生命的主要组成部分，一点儿不能含糊。希腊人 1000 年前就说过：只要从事诚实的劳动，众神就会全力相助。15 世纪的人们视行会头头为宙斯，但他们仍严格遵循着只有勤劳才能使人胜任工作这么一条古训。所以，年轻的克里斯托弗在决定不愿承继父业，而要当名水手后，就立即去跟一位船长当学徒，从当船长的侍从和帮厨子洗碗干起。

最初的 4 年里，他到过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所有港口。而后，他到了葡萄牙和英格兰。他曾远航到新发现的几内亚海岸。不

宙斯，即天神，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罗马神话中称朱庇特，为克洛诺斯与瑞亚所生的最小儿子。后在祖母大地女神盖亚的帮助下战胜了父亲，与他的兄弟波塞冬和哈底斯分管天界、海界、冥界，从而成为掌管宇宙的统一统治者。

马德拉群岛，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火山群岛。由包括马德拉岛、圣港岛在内的8个岛屿组成。面积797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居民主要是摩尔人和葡萄牙人。

久，他结了婚，妻子也是航海圈中人。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职业的真实和专心。她家并不富裕，但她却拥有她父亲的航海日志和评述。她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巴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略。此人是为葡萄牙亨利王子服务的一名船员，是圣港岛（马德拉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的首任总督。

这样，哥伦布就同一个整整航行了30年的人有了接触。此人完全可以被称为当代探险和发现的鼻祖，为后人铺路垫道而自己又看不到最后胜利的先驱。

葡萄牙亨利王子，通常人称航海家亨利。其父是葡萄牙人，其母为英国人。他年轻时是名武士，但他却是个严谨的人，甚至可说是个真正的清教徒。当异教徒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不断入侵葡萄牙的军事行动停止，战争结束后，他退出宫廷，在他家乡一处荒凉的海角边那光秃秃的小山上（离萨格雷斯城不远）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式的要塞。这座要塞后来成了历史上第一家航海学校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天文观察站。

那儿远离外界的尘嚣。皇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图绘制者在那儿整理、审查、分类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航海家们的专门知识。这些资料的收集肇始于迦太基人汉诺。他记录了像人一样行走的猿猴——他称之为“大猩猩”。他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记述使西方世界惊诧不已。

人们必须明白，这位杰出的王子所感兴趣的根本不是贸易。约翰·贡特的孙子和极其富有的基督教的骑士团首领不愁钱花。再者，他是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在意太多的世俗得失。在尚未开化的博哈多尔角以南，可怜的异教徒们仍生活在愚昧之中。他如果具有他们的灵魂，就欢迎商人和经纪人同野蛮的黑人进行贸易，并从中渔利了。而他只要能找到普雷斯特·约翰（12世纪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后经查证，是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头发鬻曲的国王），就会乐意奉献出俄斐的所有黄金。

著名的萨格雷斯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是航海学上的定论，为了获得研究成果是不惜工本的。它获得研究成果所需时间之长，足以说明中世纪探险之艰辛。当代货船几天的航程，研究院的船往住要航行上若干年。每次成功地绕过一个海角，总要唱上一天的

赞美诗；祷告上一天的上帝。一名到北极探险回来的当代探险家所受到的赞誉，比不上一名在航海图上多标示出几百海里的非洲西海岸的葡萄牙船长。

因此，真正伟大的人和因做出重大业绩而显得伟大的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从不急于求成。航海家亨利绘制其海图，犹如克莱斯勒拉小提琴。他心中装着全世界，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工作。从不兴奋，从不马虎从事。就这样，非洲西海岸慢慢开始绘制成图了，长期消失了的亚速尔群岛重又被发现。不知为何被人们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德拉群岛，再也不是英国浪漫爱情小说想要描绘的那种如诗似画的地方，而成了地图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而又普普通通的地点。博哈多尔角再也不是地理知识极限地，布兰科角比它更远。1445年又发现了佛得角。而在亨利去世前，他的一名船长实际上已推进到了塞拉利昂角。这样，就为日后迪亚斯能航行绕过好望角和瓦斯科·达·伽马能航行到印度打下了基础。

亨利王子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不那么直接）。些许科学往往点化大量的无知和许许多多的偏见。在萨格雷斯研究院航海成果的影响下，没有了乱七八糟的鬼怪、漂浮的岛屿、会沉下水的陆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幻想出的故事。爱尔兰的传教士们早先曾用这些故事愉悦他们所在教区的那些迷信的居民。罗盘、六分仪开始代替了沿海岸颠簸航行的老方法，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靠上帝、凭猜测航行”的方法。航船往往被风吹离航道，水手们得以看到许许多多非常奇怪的事物，甚感惊异。他们回家后讲给人们听。人们再也不将这些奇谈异论当成是福音书中记载的东西，而是细心地进行研究。视研究结果而定，或是加以批驳，或是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哥伦布同他所有的水手伙伴们一样，熟知这些奇谈异论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北极圈以北某地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人曾经到过那儿。哥伦布到底向那个方向航行了多远，我们不知道。他曾向他的一些朋友暗示说，他最远到过世界的尽头。他所说的“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也许说的是冰岛，也许说的是法罗埃群岛。但是，请记住：哥伦布在世

北极并不仅仅限于北极点，而是纬 $66^{\circ}33'$ （北极圈）以北的广大区域，又称北极地区。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海岸带及岛屿、北极苔原和最外侧的泰加林带。



达·伽马像

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探险家，历史上第一位从欧洲航海到印度的人，开辟了非洲与亚洲的航线。

期间，已有了格陵兰主教这一称谓；同格陵兰岛直接交往的中断只不过是 30 年前的事；冰岛人当时收集了大量的古代传说——这些传说讲述了他们先辈的英雄业绩，并详细描绘了西方的一些神奇的土地。

格陵兰 (Green-land) 意为“绿色的土地”全境大部分处在北极圈内 隔海峡与加拿大、冰岛两国相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面积达 217.56 万平方公里 大约 84% 由冰雪覆盖。

历史学家们在收集史料时，往往忽略诸如洋流和海风这类细枝末节。我们在面对一幅大西洋图时，不再发问：“北欧人究竟到过美洲海岸没有？”而是说：“他们怎么会航行那么远，最终抵达那儿的呢？”

一艘法国商船或是一艘英国商船航行偏离航道后，不是葬身洋底，就是返回本国的港口。这是墨西哥湾流在作祟。

而一艘来往于挪威和北极垦殖地之间的北欧商船，始终要冒险碰上格陵兰洋流的危险。除非它很幸运，否则就又要碰上拉布拉多洋流，只好随流航行，最后抵达北美大陆西海岸的某个地方。

请记住：格陵兰与挪威之间曾有过长达 4 个世纪（983～1410）以上的从未间断过的直接交往。在那期间，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到过西方诸岛屿。他们航行时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罗盘，完全根据不同的北极洋流行动——对他们航行的艰险，我们这些视墨西哥湾流为儿戏的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是极富想象力和文学修养的人，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们探险的精确而详细的记录。

我提及这些事，并不是要重新挑起到底是莱夫——埃里克的孩子、豪卡达卢尔的农夫，还是克里斯托弗——多梅尼科的孩子、热那亚的纺织匠，应该被视为我们这一大陆的真正发现者这一陈旧而又愚蠢的争论。我提及历史上欧洲人的这些事，只是要说明：在哥伦布时代，大西洋彼岸存在着“某种事物”。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冒险向正西方航行上三四个星期就能发现这“某种事物”，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

热那亚，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是仅次于法国马赛的地中海第二大港口。人口约 70 万。

而认为可以乘船航行抵达这些陆地（可能是印度和中国沿海的一系列岛屿）的想法，证据偏偏不足。人们提供了一批船只、又一批船只，结果是白花钱。这一切将我们带入了哥伦布一生中的第二阶段。他的一生是倡导者的一生。

15 世纪下半叶，唯一能提供现钱的地方是意大利。如果罗马教皇或是梅迪西家族资助他的事业的话；如果他能劝使威尼斯政

府或是热那亚政府支持他的话，那有多好啊！

西班牙控制着大西洋的门户。西班牙是个强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意大利各城市规模不大，又只重视自身权益。它们拥有的舰船也不多，主要用于防卫。因此，西班牙远远胜过意大利，从而也就自然成了哥伦布所要选择的对象。于是他就返回西班牙，开始为其伟大的西航作认真准备了。他确信能够使他的未来的庇护者享有崇高的荣誉。

当今，我们为了赢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可以不惜花上数百万美元和浪费许多时间。因此，我们就很难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在要它拿出大笔金钱和赢得崇高荣誉面前所表现出的极端蠢笨和无可救药。1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18世纪最繁荣昌盛的君主国未能筹措到一笔款项，尽管拥有精明强干的大臣，忠心耿耿的高等法院法官，并得到当时最精通业务的财政顾问的协助，也无济于事。而当今这笔钱只要通过财政部长和几名国际银行家半小时的电话商量就可以解决了。

西班牙差点儿失去成为新大陆主人的机会。其原因就是费尔南多国王和伊萨贝尔王后一时难以筹措到相当于现在1万美元的现金。经过一番周折，最终弄到了这笔钱。然而，若没有平松兄弟（帕洛斯有地位的商人。帕洛斯小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私人援助，哥伦布可能就得到巴黎、里斯本和伦敦向那里的王室事务官们求援了，向他们说明：他的计划绝不是痴人说梦话；向他们保证：现时花上几个钱，不久的将来就能获得巨额财富。他也许就只好以此了却余生了。

不管怎么说吧，平松兄弟最终决定与国王和王后联手，哥伦布得以在1492年8月3日指挥3条船扬帆起航，驶向亚速尔群岛。3条船中最大的一条比大渡船还小，是用来同佛兰德进行沿海贸易的。

他两次见到陆地：一次是加那利群岛；一次是特内里费岛。而后，他勇敢地向前行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域。航行了两个多月。1492年10月11日至12日的那个夜晚，看到了一点光亮。那是“印第安人”的营火。第二天上午，白人和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人首次相会了。那情景肯定很滑稽。哥伦布所在的指挥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阿尼岛（今华特林岛）

犹太人 (Jew) 原指犹太支派 (以色列人 12 支派之一) 的人民。全体犹太人本来统称希伯来人, 自进占巴勒斯坦起至举族被掳往巴比伦为止, 又称以色列人。经过流亡生活, 只有原属犹太王国的人仍然保持民族特征。

亚速尔群岛 葡萄牙属地。位于欧洲与北美洲之间的大西洋。面积 2333 平方公里。人口约 24 万。

船上有个犹太人水手, 他是因为会多种外语而受雇佣的。在这一重大时刻, 他的工作很简单。

哥伦布: 问那个老异教徒, 印度在哪儿?

路易斯·德·托雷斯 (举起一根闪闪发光的小铜棍, 挥挥胳膊): 嘿?

那个“老异教徒”(用脏兮兮的手指向西一指)嘿!

接着, 这些勇敢的冒险者再次起锚, 向西航行。一路上只发现了一些岛屿。这些岛屿很小, 离水平面不高, 岛上长着棕榈树, 生活着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圣玛丽亚”号船开了一炮, 炮声响起, 岛上的小孩儿们尖声大叫, 四散逃跑。可是, 印度在哪里? 筑有角楼的中国城墙在哪里? 西潘古的香料树在哪里? 一点影子也没有。

然而, 哥伦布拒不承认失败。

他又不知疲倦地横越了三次大西洋。他坚信, 总有一天会在这些令人讨厌的礁石和海角之间发现一条峡道, 直通他的目的地。

但他一直没有发现这么一条峡道。

航行充满艰难险阻, 他忍受着饥渴和热带病的折磨。他同其他船长一样, 已是精力耗尽, 身体虚弱, 难以继续奋争了。

哥伦布于 1506 年 5 月 20 日逝世。他死后仍连遭厄运。

16 世纪上半叶, 法国小城圣迪埃有所名声远扬的研究院, 专门从事地理学研究。1507 年, 研究院院长马丁·瓦尔德西默勒 (一位诚实的德国人, 他自称为希拉科米勒斯) 决定出版一部宇宙志手册。可是, 对散布在亚速尔群岛以西数千海里处的那些数目不断增加的小块陆地怎么办?

是将它们集中起来命名的时候了吗?

是时候了。可起个什么名字呢?

有人提议: “谁对发现和探险的贡献大, 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合理的事件之一。

欧洲北部人可能听说过哥伦布, 但他的业绩并未广为人知。

欧洲北部流传着一本疏于笔墨的铅印小册子。小册子上配有表现印第安人和野兽的蹩脚的木刻，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多夫或类似这个名字的人曾经到过大鹏鸟生活的地方。他回家后向人们讲了自己冒险的故事。欧洲北部人就知道这些。

然而，16世纪初的5年间，一些更为有趣的故事开始一点一点传过比利牛斯山脉。

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得到了一名在塞维利亚经商的佛罗伦萨商人的资助。在这名商人突然亡故后，一个名叫阿美利戈·韦斯普西的人接手与哥伦布签订了契约。此人也是佛罗伦萨人，是梅迪西家族在西班牙西部的金融代表。这位阿美利戈（据他自己说）曾数次航行到新大陆，并在新大陆的南部发现了许多新地区。他是个聪明的宣传家，是爱写信的人。他经常给他的雇主洛伦佐·德·梅迪西写信，向这位老银行家述说他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一切。这些信一到佛罗伦萨，就被翻译、印刷出来，加以广泛传播。

博学的希拉科米勒斯要为形成了欧洲和印度之间一道屏障的那组岛屿命名时，立刻想到了这位人们熟知的佛罗伦萨人。每个能读会写的欧洲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和业绩。因此，希拉科米勒斯提议：这些新土地应起名为“阿美利戈之地”或“亚美利加之地”，因为人们更熟悉亚美利库斯这个名字。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名字还不是同换个别的名字一样。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人们再也不用操心了。

我们也不要过分责怪可怜的希拉科米勒斯了。他并无恶意，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学者，上了聪明的宣传家的当。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和佛罗伦萨省的首府，位于亚平宁半岛北部，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

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戈·维斯浦奇(1450~1512)先后3度航海至美洲，阿美利加(America)就是因他的名字而来。

第三章 信仰、黄金、印第安人

1732年，杰弗里·阿默斯特将军（他以自己的名字为北马萨诸塞的一个著名的村庄和一家著名的学校命了名）指令他的一名下属处置一些已承认英王陛下为其君主的土著部落是有道理的。

英王陛下曾这样给他下旨：“你要把天花患者盖过的毛毯给印第安人使用，让他们染上疾病。你还要动用其他一切能够消灭这一可恶种族的手段。如果你那用狼犬追杀他们的计划能奏效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

如果 18 世纪上半叶（这时人们已经开始关注于文明程度不那么高的种族的福祉了）的一位杰出的、友善的英国将军能公然干出这种事来，那么 300 年前的那些完全处于西班牙天主教徒国王陛下的士兵和传教士的控制下的可怜的野蛮人，又会是怎么样子的呢？还是少说为妙。

摩尔人，中世纪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自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入侵并统治西部非洲之后，则专指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西部地区的居民集团。主要分布在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摩洛哥、马里、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西班牙人从小就学会了憎恨和蔑视皮肤微黑的摩尔人（他们统治西班牙达 5 个世纪之久）。因此，他们认为其新领地上的古铜色皮肤的居民是一种动物，与人类毫无共同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大大有利于印第安人了。这使他们摆脱了宗教裁判法规的约束，因为宗教裁判法规是用以处置“人”的。因此，无论是在墨西哥城还是在库斯科，每当一批贸然闯入的英国异教徒和犹太教徒沉重地走向火刑柴堆时，土著都可以兴致勃勃地前往火刑场参加盛典，而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教主张受到凌辱。然而，除此之外，印第安人的命运并不好，他们并不

开心。他们深信：他们是美洲土地真正的、合法的主人，将他们沦为奴隶的外来人是入侵者，这些入侵者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拥有大批的枪、炮。这一思想使他们更加难受。

印第安人的来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是通过冰封的白令海峡或是通过已经消失的陆桥来到美洲大陆的亚洲人？还是经过冰岛和格陵兰岛从欧洲漫游到拉布拉多半岛的原始人的后代？至今尚未有人能根据现有资料作出定论。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出现后的数千年里，美洲大陆尚无人类在活动。印第安人的祖先到达美洲大陆后即同世界其他地区断了联系，历时约 1.5 万或 2 万年。就智力而言，美洲土著绝不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只是他们长期处于完全独自生存、发展的环境，以致许许多多方面均落后于用枪、炮袭击他们的欧洲人达数千年之久。

印第安人轻易被外来人征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人数太少。整个大陆（包括南美洲、北美洲和人口稠密的中美洲）的人口可能不超过 1000 万，跟当今的纽约或芝加哥差不多。人数之所以如此之少，是由于他们习惯于游猎，是由于他们大多不懂农业。

……

当然，我所作的只是个概论，而概论是不可靠的。有各种各样的印第安人：有高度文明的玛雅人和秘鲁人，也有食人肉的巴塔哥尼亚南部地区部落。然而，他们都不是组织严密、武器精良的欧洲入侵者的对手。他们的领土遭到侵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即被占领。

对他们来说，最最倒霉的是哥伦布的发现正好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即西班牙人在经过大约六个世纪从未间断的战斗后刚刚把最后一个穆斯林哈里发赶出他们的国土。西班牙仍充满着奇特的圣战精神，时刻准备着，以至高无上的宗教的名义来从事令人发指的勾当。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些人伙同一小撮训练有素的恶棍摧毁了有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加起来那么大的印第安帝国。他们如果不把自己看作是首领熙德的直系子孙和上帝挑选的使徒的话，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来。

印第安人即美洲土著居民。意大利航海家 C·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时，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因而将当地的土著居民称作“indians”以后虽然发现他的错误，但习惯称法已经普及了。

巴塔哥尼亚位于科罗拉多河以及南美洲大陆南端的合恩角之间 面积达 90 万平方公里。南美洲南端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包括特维尔切人、亨纳肯人和阿劳坎人，主要分布于阿根廷境内。